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宋稗類鈔卷二十一

侍讀臣孫球覆勘

郎中臣丁雲錦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孫溶

欽定四庫全書

宋稗類鈔

提要

臣等謹案宋稗類鈔三十六卷

國朝潘永因編永因有讀史津逮已著録是書以宋人詩話説部分類纂輯凡五十九門末附搜遺一集以補諸門之所未備亦江少虞事實類苑之流惟皆不著所出是其一失葢

明人編輯舊文往往如是永因尚沿其舊習也又如異數門中盧延讓紅綾餅餤事則上及唐末符命門中庚申帝事武備門中泰定間鄧㢸事則下及元時諂媚門中徐學詩劾嚴嵩嘉定人有與同姓名者遂改為學謨事併闌入明代皆失斷限至武備門中載狄青不祖狄仁傑不去黥文之類分隸亦多未允然宋代禨記之書最為汗漫是編掇集英華

網羅繁富且分門別類較易檢尋存之亦可資

考核也乾隆五十年正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宋稗類鈔卷一

常熟潘永因編

君範第一

藝祖受命之三年密鐫一碑立於太廟寢殿之夾室謂之誓碑用銷金黃幔蔽之門鑰封閉甚嚴因勑有司自後時享及新天子即位謁廟禮畢奏請恭讀誓詞獨一小黄門不識字者一人從餘皆遠立庭中不敢

仰視上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誦訖復再拜而出羣臣及近侍皆不知所誓何事自後列聖相承皆踵故事歲時伏謁恭讀如儀不敢泄漏靖康之變悉取禮樂祭祀諸法物而去門皆洞開人得縱觀碑止高七八尺濶四尺餘誓詞三行一云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於獄中賜盡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連坐支屬一云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一云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後建炎中曹勛自金回

太上寄語祖宗誓碑在太廟恐今天子不及知云

藝祖御筆用南人為相殺諫官非吾子孫刻石東京內中雖人才之出無定處其後王荆公變法呂惠卿為謀主章惇蔡卞繼之卒致大亂聖言誠如日矣一云太祖親寫南人不得坐吾此堂刻石政事堂上自王文穆大拜後吏輩故壞壁因移石他處後寖不知所在既而王安石章惇相繼用事為人竊去云

太祖得天下破上黨取李筠征維揚誅李重進皆一舉蕩滅知兵力可用僭偽可平矣嘗語太宗曰中國自五代以來兵連禍結帑廪虛竭必先取西川次及荆廣江南則國用富饒矣今之勍敵正在契丹自開運以後益輕中國河東正扼兩蕃若遽取河東便與兩蕃接境莫若且存繼元為我屏翰俟我完實取之未晚故太祖末年始征河東太宗即位即舉平晉也廟算如此正如高棋布子著著争先

錢俶初入朝既而賜歸國羣臣多請留俶而使之獻地太祖曰吾方征江南俾俶歸治兵以攻其後則吾之兵力可減半江南若下俶敢不歸乎既而皆如所慮

三徐名著江左皆以博洽聞而騎省鉉又其嶽嶽者也會修述職之貢騎省實來及境例差官押伴朝臣皆以辭令不及爲憚宰相亦難其選請於藝祖曰姑退朝朕自擇之有頃左璫傳宣殿前司具殿侍中不識

字者十人以名入宸筆點其中一人曰此人可在廷皆驚中書不敢請趣使行殿侍者茫不知所由弗獲已竟往渡江始燕騎省詞鋒如雲傍觀駭愕其人不能答徒唯唯騎省曰測聒而與之言居數日既無相酬者騎省亦勸且默矣其亦不戰而屈人兵之上策歟（三徐衛尉卿延休　騎省鉉內史鍇）

承平時國家與遼歡盟文禁甚寛輅客者往來率以談謔詩文相娛樂元祐間東坡實膺是選遼使

素聞其名思以奇困之其國有一對曰三光日月星凡以數言者必犯其上一字於是徧國中無能屬者有以請於坡坡唯唯謂其介曰我能而君不能亦非所以全大國之體四詩風雅頌天生對也盍先以此復之介如言方共歎愕坡徐曰某亦有一對曰四德元亨利使雎盱欲起辯坡曰而謂我忘其一耶謹闕而言兩朝兄弟邦卿為外臣此固仁宗之廟諱使臣出意外大駭服既又有所談輒

為坡逆斂使自媿弗如及白溝往返齰舌不敢復言矣

太祖初命曹武恵彬討江南潘美副之將行賜宴於講武殿酒三行彬等起跪於榻前乞面授處分上懐中出一實封文字付彬曰處分在其間自潘美以下有罪但開此竟斬之不必奏禀二臣股栗而退迄江南平無一犯律者比還復賜宴講武殿酒再行二臣起跪於榻前奏臣等幸無敗事昨面授文字不敢藏諸

家即納於上前上徐自發封示之乃白紙一張也上神武機權如此初特以是申軍令耳使果犯而發封見為空紙則必入覆請亦不至於專僇矣

太祖天性不好殺其取江南也戒曹秦王潘鄭王曰江南本無罪但朕欲大一統容他不得卿等勿妄殺人曹潘兵臨城久不下乃奏曰兵久無功不殺無以立威太祖覽之赫怒批還其奏曰朕寧不得江南不可妄殺詔至城已破討城破日乃批狀時天人相感如此

唐李淳風作推背圖五季之亂王侯崛起人有倖心故其學益熾開口張弓之讖吴越至以徧名其子而不知兆昭武基命之烈也宋興受命之符尤為著明藝祖即位始詔禁讖書懼其惑民志以繁刑辟然圖傳已數百年民間多有藏本不可復收拾有司患之一日趙韓王以開封具獄奏因言犯者至衆不可勝誅上曰不必多禁正當混之耳乃命取舊本自已驗之外皆紊其次而雜書之凡為百本使與存者並行於

是傳者情其先後莫知其孰譌間有存者不復驗亦
棄弗藏矣
開寶戊辰藝祖初修汴京大其城址曲而宛如蚓詘焉
耆老相傳謂趙中令鳩工奏圖初取方直四面皆有
門坊市經緯其間井井繩列上覽而怒自取筆塗之
命以幅紙作大圈紆曲縱斜旁注曰依此修築時人
咸罔測多病其不宜於觀美熙寧乙卯神宗在位思
欲改作鑿苑中牧豚及內作坊之事卒不敢更第增

陴而已及政和間蔡京擅國亟奏廣其規以便宫室苑囿之奉命宦侍董其役凡周旋數十里一撤而方之如矩墉堞樓櫓雖甚藻飾而蕩然無曩時之堅樸矣一時張皇侈其功賞靖康金人南犯粘罕斡離不揚鞭城下有得色曰是易攻下令植砲四隅隨方而擊之城既引直一砲所望一壁皆不可立竟以此失守沉幾遠睹至是始驗

開寶初車駕親征僞漢引汾水灌太原城時盛夏藝祖

露臂跣足亦不褁頭手持刀坐黄葢下督兵吏運土築堤以堰汾河城上望見矢石雨坌不避也水浸城者僅餘數版且乘舟載炬焚其譙門幾陷會班師焉其後遼有使於偽漢者見水退而城始大圮乃笑曰南朝但知壅水灌城之利更不知灌而决之則無太原矣

王審琦微時與太祖相善後以佐命功尤為親近性不能飲太祖每燕近臣常盡歡而審琦但持空盃太祖

意不愜一日酒酣舉盃祝曰審琦布衣之舊方共享富貴酒者天之美禄惜不令飲之祝畢顧審琦曰天必賜汝酒量可試飲審琦受詔不得已輒連引滿盡釂無苦自是每侍燕輒飲可與衆輩退還私第則如故

太宗始嗣位思有以帖服中外者一日輦下市肆有丐者不得乞因倚門大罵主人遜謝久不得解衆方擁門聚觀中忽一人躍出以刀刺丐者死遺其刀而去

會日已暮追捕莫獲翊日奏聞太宗大怒謂猶仍五
季亂習乃敢中都白晝殺人即嚴索捕期必得有司
懼罪久之跡其事乃主人不勝其憤而殺之耳獄具
太宗喜曰卿能用心若是雖然第爲朕更一覆毋枉
焉且攜其刀來不數日尹再登對以獄詞并刀上太
宗問審乎曰審矣於是顧旁小内侍取吾鞘來小内
侍惟命即奉刀内鞘中因拂袖而起入曰如此寧不
妄殺人

太平興國中諸降王薨其羣臣或宣怨言太宗盡收置之館閣使修羣書如冊府元龜文苑英華太平御覽廣記之類卷帙既浩博并豐其廩膳贍給以役其心後多老死於文字之間云

學士院玉堂太宗曾親幸其所至今惟學士上日許正坐他日皆不敢獨坐故事堂中設視草臺每草制則具衣冠據臺而坐今不復如此但存空臺而已玉堂東承旨閣子牎槅上有火燃處太宗嘗夜幸玉堂蘇易

簡為學士已寢遽起無燭不可覓衫帶宮嬪乃自牕
槅中引燭入照之至今不欲易以為玉堂一盛事
真宗在儲宮太宗勗令學草書乃再拜曰臣聞王者事
業功侔日月一照使隱微盡曉草書之跡誠為秘妙
然達者蓋寡儻臨事或誤則罪有所歸焉豈一照之
心哉謹願罷之太宗大喜顧謂之曰他日英主也
真宗好文雖以文辭取士然必視其器識每御崇政殿
賜進士及第必召其高第三四人並列於庭更察其

形神磊落者始賜第一人及第或取其所試文辭有理趣者徐奭鑄鼎象物賦云足惟下正詎聞公餗之傾歆鉉乃上居實取王臣之威重遂置第一蔡齊置器賦云安天下於覆盂其功可大亦冠多士

咸平五年南省試進士有教無類賦王沂公為第一賦盛行於世其警句有云神龍異稟猶嗜欲之可求纖草何知尚薰猶而相假時有輕薄子擬作四句云相國寺前熊翻筋斗望春門外驢舞柘枝

議者以爲言雖鄙俚亦著題也
真宗祀汾而還駕過伊闕親灑宸翰爲銘勒石文不加
點羣臣皆呼萬歲其文曰夫結而爲山融而爲谷設
險阻於地理資守拒於國都足以表坤載之無疆示
神州之大壯者也矧復洪源南導髙岸中分夏禹濬
川初闢闕塞周成相宅肇建王城風雨所交形勢斯
在靈葩珍木接畛而揚芬盤石檻泉奔流而激響實
塔千尺蒼崖萬尋祕等覺之真身刻大雄之尊像豈

獨勝游之是屬故亦景貺之潛符躬薦兩圭祝汾陰而祈民福言旋六蹕臨雒宅而觀土風既周覽於名區乃刋文於真銘曰高闕巍峩羣山迤邐乃固王域是通伊水形勝居多英靈萃止螺髻偏摩鴈塔高峙奠玉河濱回輿山趾嗚蹕再臨貞珉斯紀

仁宗聖性仁恕尤惡深文獄官有失入人罪者終身不復進用至於仁民愛物孜孜惟恐不及一日晨興語近臣曰昨夜因不寐而甚饑思食燒羊侍臣曰何不

降旨取索仁宗曰比聞禁中每有取索外面遂以爲例誠恐自此逐夜宰殺以備非時供應則歲月之久害物多矣豈可不忍一夕之餒而啟無窮之殺也時左右皆呼萬歲至有感泣者又嘗春日步苑中屢回顧皆莫測聖意及還宮中顧嬪御曰渴甚可速進熱水嬪御進水且曰大家何不外面取水而致久渴耶仁宗曰吾屢顧不見鐐子苟問之即有抵罪者故忍渴而歸聖性仁恕如此

慶歷中郎官呂覺者勘公事回因登對自陳衣緋已久乞改章服上曰待別差遣與卿換朕不欲因鞫獄與人恩澤處刻薄之徒望風希進加入人罪耳

王素為諫官論王德用所進女口仁宗初詰之曰此宮禁事卿何從知素曰臣職在風聞有之則陛下當改無之則為妄傳何必詰其從來也仁宗笑曰朕真宗子卿王旦子與他人不同自有世契德用所進女口實有之在朕左右亦甚親近且留之如何素曰若在

疏遠雖留可也臣之所論正恐親近仁宗色動呼近璫曰王德用所進女口各支錢三百貫即令令出內東門了急來遂涕下素曰陛下既以臣奏為然亦不須如此之遽且入禁中徐遣之上曰朕雖為帝王然人情同耳苟見其涕泣不忍出則恐朕亦不能出之卿且留此以待報素曰陛下從諫古哲王所未有天下社稷幸甚久之中使奏宮女已出門矣上復動容而起

貝州卒王則據城叛詔明鎬往討久無功參知政事文彦博請行仁宗欣然遣之且曰貝字加文為敗卿必擒則矣未逾月而捷報聞

蜀中一舉子獻詩太守云把斷劍門燒棧道成都別是一乾坤守械其人奏之仁宗曰此乃老秀才急於仕宦而為之不足治也可授以司戶參軍其人到任不一年慚恧而死

故事郊而肆赦奉祠不敬不以赦論治平中郎中易知

素貪饕賜食大官醉飽失容御史以不敬聞韓魏公
請論如律謂不行後將廢禮英宗不許曰寧以他事
坐之士以飲食得罪使何面目見士大夫乎
秦國大長公主薨神考賜挽詞三首曰海濶三山路香
輪定不歸帳深空翡翠珮冷失珠璣明月留歌扇殘
霞散舞衣都門送車返宿草自春菲又曰曉發城西
道靈車望更遥春風空魯館明月斷秦簫塵入羅衣
暗香隨玉篆銷芳魂飛北渚那復可為招又曰慶自

天源發恩從國愛申歌鐘雖在館桃李不成春水折空還沁樓高影隔春區區會稽市無復獻珠人聖製如此雖穆王黃竹漢高大風之詞莫可擬其髣彿噫豈特前代帝王葢古今詞章之工者無此作也

神宗皇帝一日行後苑見牧豭豘者問何所用牧者對曰自祖宗以來長令畜之自稚養之以至大則殺之更養稚者前朝不敢易竟不知果安用神宗沉思久之詔付有司禁中自今不得復畜居數月衞士忽獲

妖人急欲血澆之禁中卒不能致方悟太祖之遠略
熙寧中作坊以門巷委狹請直而寛廣之神宗以太
祖創始當有遠慮不許既而衆工作苦持兵奪門欲
出為亂一老卒閉而拒之遂不得出捕之皆獲
神宗病甚不能言宣仁謂曰我欲為汝改某事某事凡
二十餘條神宗皆點頭獨至青苗法再三問終不應
熙寧初神宗與二王禁中打毬子上問二王欲賭何
物徐王曰臣不賭别物若贏時只告罷了青苗法

承平時揚州郡治之東廡扃鎻屋數間上有建隆元年
朱漆金書牌云非有緩急不得輒開宣和元年盜起
浙西詔以童貫提師討之道出淮西見之焚香再拜
啟視之乃弓弩各千愛護甚至儼然如新貫命絃以
試之其力倍後來而製作精妙不可跂及士卒皆歎
服施之於用以致成功此葢太祖皇帝親征李重進
時所留者仰知經武之略明見於二百年之前如此
政和四年六月戊寅御筆取會到入內內侍省所轄苑

東門藥庫所藏鴆鳥蛇頭葫蔓籐鈎吻草毒汁之類
品數尚多皆屬川廣所貢典掌官吏三十餘人契勘
元無支遣顯屬虚設葢自五季亂離紀綱頹廢多用
此物以勦不臣者沿襲至今日自藝祖以來好生之
德洽於人心若干憲網莫不明寘典刑誅殛市朝何
嘗用此自令可悉罷貢額並行停進仍廢此庫放散
官吏比附安排應毒藥并盛貯器皿並交付軍器所
仰於新城門外曠濶迥野處焚棄其灰燼於官地埋

瘞分明封堠標識無使人畜近犯疾速措置施行仰

見祐陵仁厚之心德及豚魚如此

祖宗開國以來西北兵革既定故寛其賦役民間生業

每三畝之地止取一畝之税縁此公私富庶人不思

亂政和間謀利之臣建議以為彼處減匿税賦乃創

置一司號西城所命内侍李彦主治之盡行根刷拘

催專供御前支用州縣官吏無卻顧之心竭澤而漁

急如星火其推行為尤者京東漕臣王宓劉寄是也

人不堪命遂皆去而為盜河北蜂起遊宦商賈已不可行至靖康初智勇俱困有啟於欽宗者命靳彥竄宓寄以狗下寬恤之詔然無鄉從之心矣其後散為巨冦於江淮間如張遇曹成鍾相李成之徒皆其人也

高宗好養鵓鴿躬自收放有士人題詩曰鵓鴿飛騰遶帝都暮收朝放費工夫何如養箇南來鴈沙漠能傳二帝書高宗聞之名見士人即補以官

高宗在德壽宮每進膳必置匙筯兩副食前多品擇取欲食者以别筯取置一器中食之必盡飯則以别匙減而後食吳后嘗問其故對曰不欲以殘食與宮人食也

南渡後有司降様下外郡置御爐炭胡桃紋鵓鴣色者若干斤知婺州王居正論奏高宗曰朕平居衣服飲食且不擇美惡隆冬附火止取温暖豈問炭之紋色也詔罷之宣和間宗室圍爐次索炭既至訶斥左右

云炭質紅今黑非是葢嘗供熟火也以此類推之豈

識世事艱難

高宗嘗語呂頤浩曰朕在宮中每天下奏案至莫不熟

閲再三求其生路有至夜分卿可以此意戒刑寺官

凡於治獄切當留心勿草草頤浩再拜賀即以上旨

喻之

紹興壬子詔知大宗正事安定郡王令疇訪求宗室伯

字號七歲以下者十人入宮備選十人中又擇二人

焉一肥一瘦適留肥而遣瘦賜銀三百兩以謝之未及出思陵忽云更子細觀適令二人又手並立忽一猫走前肥者以足蹴之上曰此猫偶爾而過何爲遽踢之輕易如此安能任重耶遂留瘦而逐肥者瘦者乃阜陵也肥者名伯浩後終於温州都監

孝宗居高宗喪百日後尚進素膳毀瘠特甚吳夫人者潛邸舊人也屢以過損爲言上堅不從夫人一日密諭尚食内侍潛以雞汁等雜素饌中以進上食之覺

爽口詢所以然内侍恐甚以實告上大怒皇太后聞之過宫力解乃出呉夫人於外内侍等罷職有差廟號曰孝宜矣

孝宗初年恢復之志甚鋭而於時謀臣猛将彫喪略盡財屈兵弱卒不得逞厥後畜積稍羨又嘗有意用兵祭酒芮國器奏曰陛下只是被數文腥錢作使何不試打算了得幾番犒賞上曰朕未之知也待打算報卿後打算只了得十三番犒賞於是用兵之意又寢

孝宗銳志大功新進逢意務為可喜淳熙中上益明習國家事老成鄉用一日躬朝德壽從容𬪩飲玉音曰天下事不必乘快要在堅忍終於有成而已上再拜請書紳歸而大字揭於選德殿壁辛丑廷策多士有一卷首曰天下未嘗有難成之事人主不可無堅忍之心上覽而是之遂為第一益親擢也

壽皇在宮中常攜一漆拄杖宦官宮妾莫敢睨視嘗遊

後苑偶忘攜馬特命小黄門取之二人竭力曳以來
葢精鐵也上方有意中原故隂自習勞苦如此劉恭
甫奏事便殿見一馬在殿前不動問王公明曰此木
刻者上於萬幾之暇御以習據鞍騎射也
淳熙已酉孝宗退居重華宫有凈室終日宴坐其間几
上惟書籍及筆墨楮研而已近璫嘗奏髙宗皇帝留
下寶器圖畫陛下盍時取觀壽皇曰先帝中興功德
盛大故宜享此朕豈敢自比先帝皆鐍閉不開

符命第二 附先兆 轉生

王朴仕周為樞密使五代自朱梁以用武得天下政事皆歸樞密院至今言二府當時宰相行文書而已時緣用兵朴多宿禁中一日謁見世宗屏人顰蹙且倉皇嗟嘆曰禍起不久矣世宗因問之曰臣觀元象大異所以不敢不言世宗云如何曰事在宗社陛下不能免而臣亦先當之今夕請陛下觀之可以自見是夜與世宗微行自厚載門出至野次止於五丈河旁

中夜後指謂世宗曰陛下見隔河如漁燈者否世宗
隨亦見之一燈熒熒然迤邐甚近則漸大至隔岸火
如車輪矣其間一小兒如三四歲引手相指既近岸
朴曰陛下速拜之既拜漸遠而沒朴泣曰陛下既見
無復可言後數日朴於李穀坐上得疾而死世宗既
伐幽燕道被病而殂至明年而天授皇宋矣火輪小
兒葢國家火德之兆云
藝祖受命元年秋三佛齊來貢時尚不知皇宋受禪也

貢物有通天犀中有形如龍擎一蓋其龍形騰上而尾少向左成宋形其文即宋字也真主受命豈偶然哉藝祖即以此犀為帶每郊廟則繫之

郭祖微時與馮暉同里閈相善也椎埋無賴靡所不至既而各竄赤籍一日有道士過之業彫刺二人因令刺之乃於郭項右作雀左作穀馮則以臍作瓮中作鴈數隻戒曰爾曹各於項臍自愛異日雀啣穀鴈出瓮此亨顯之符也郭祖秉鉞之後雀

轂稍近及踐祚雀遂噉轂焉馮之鴈亦自籠中翾翾而出果位方鎮

太祖征李筠以太宗為大內都點檢都民驚曰點檢作天子矣更為一天子地耶此又人口木簡也

藝祖在周朝受命北征至陳橋驛為三軍推戴時太后眷屬以下盡在定力文院有司將搜捕主僧悉令登閣而固其扃鑰俄而大搜索主僧紿曰皆散走不知所之甲士入寺升梯且發鑰見蛛網絲布滿其上而

塵埃凝積若累年不曾開者乃相告曰是安得有人遂皆返去有頃藝祖已踐祚矣

梁寳誌銅牌記多讖未來事云有真人在冀州閉口張弓左右邊子子孫孫萬萬年江南中主名其子曰弘冀吳越錢鏐諸子皆連弘字期以應之孰知宣祖正當之也宣祖太祖父名弘殷

曹翰圍江州三年城將破太祖嘉其盡節於所事遣使諭翰城下日拒命之人盡赦之使人至獨木渡大風

數日不可濟及風止而濟則翰已屠江州無遺類適一日矣唐吏部尚書張嘉福奉使河北逆韋之亂有勅處斬尋遣使人赦之使人馬上昏睡遲行一驛比至已斬訖與此相類

楊文公之生其胞蔭始脫則見兩鶴翅交掩塊物而蠕動其母急令密棄諸溪流始出戶而祖母迎見啟視之則兩翅歘開中有玉嬰轉側而啼舉家驚異非常器也

張乖崖成都還日臨行封一紙軸付僧文鑑大師上題云請於乙卯歲五月二十一日開後至祥符八年當其歲也時凌侍郎策知成都文鑑至是日持見凌公曰先尚書向以此屬某已若干年不知何物也乞公開之洎開乃所畫野服攜笻黄短褐一小真也題其旁云依此樣寫於仙遊閣上兼自作贊云乖則違衆崖不利物乖崖之名聊以表德徒勞丹青繪寫凡質欲明此心垂之無斁凌公竒之於大慈寺閣龕以祠

馮益公以祥符七年甲寅五月二十一日薨開真之日當小祥也

王冀公欽若微時薄遊臨川寄食蔡參政門館天寒冀公無被夜中凍甚竊入僕廝陳超被中睡定超方夢有數人叱曰宰相睡何得同牀耶即舁至戶外超甚驚愕不敢近冀公自此謹待之兼盡力相助公後貴顯所以存問於超者甚至超子亦舉進士王欽若字定國新喻人封冀國公謚文穆

仁宗晚年不豫漸復康平忽一日命宫嬪妃主游後苑乗小輦東向欲登城堞遥見小亭榜曰迎曙帝不說即時回輦翼日上仙而英宗登極葢曙乃英宗御名也又哲宗朝嘗創一堂退繹萬幾學士進名皆不可意乃自製曰迎端意謂迎事端而治之未幾徽宗由端邸即大位

仁宗嘗御便殿有二近侍爭辨仁宗問之曰甲言貴賤在命乙言由至尊帝默然即以二小金合各書數字

藏於中曰先到者保奏給事有勞推恩封閉甚嚴先命乙擕一往東門司約及半道命甲擕一繼往無何內東門司保奏甲推恩問之乃是乙半道傷足甲遂先到帝歎曰信有命哉胡宿每語後進曰萬事真實有命人力計較不得吾平生未嘗干人他安能陶鑄我自有命在枉費却閒工夫枉用却閒心力信得命便養得氣不挫折也元豐中王岐公珪作宰相王和父安禮尹京兆上眷甚渥且將大用岐公乘間奏曰京

師術者皆言王安禮明年二月作執政神宗怒曰執政除拜由朕豈由術者之言他日縱當次補特且遲之明春安禮果拜左丞珪曰陛下乃違前言何也上默然久之曰朕偶忘記信知果是命耶

撫之臨川北郭二十里間有地名曰虎頭洲郡人死不能塟者必詣其所焚之因颺骸灰於水中治平元年撫人李權夢親朋張樂送至洲上甚不悅告人曰吾其死乎俄而被鄉薦遂登第調處州司理乃悟虎頭

為處字而洲為州也

歐陽文忠公慶歷末夜泊采石渡舟人鼾睡潮至月黑公滅燭方寢微聞呼聲曰去未舟尾答曰有參政宿此不可擅去齋料幸攜至公私念曰舟尾逼浦且無從人必鬼也通昔不寐五鼓聞岸上獵獵馳驟聲舟尾曰齋料幸見還岸上且行且答曰道場不淨竟無所得而歸公異之後日遊金山與長老瑞新語此事驚曰某夜有施主設水陸攜室人至方拜忽乳一子

俄腥風滅燭一衆盡恐乃公宿采石之夜也公後果
叅大政自叅知政事除蔡州而公求退之銳者亦其
前知然耶黄魯直熙寧初宿石塘寺寺有鬼靈異僧
敬信之一夕夢曰分寧黄刑部至僧曰侍郎乎尚書
乎曰侍郎也魯直南遷已六十親故憂其禍大又南
方瘴霧非菜肚老人所宜魯直笑曰宜州者所以宜
於人也且石塘鬼侍郎之言豈欺我哉魯直竟歿於
宜州較采石之鬼何愚智相去三十里豈魯直癡絶

故欺之耶

潁川一異僧能知人宿命時歐陽永叔領郡事見一妓口氣常作蓮花香心頗異之舉以問僧僧曰此妓前生爲尼好轉妙法蓮花經三十年不廢以一念之差墮身娼賤後因郡會妓適侍傍公因以僧語告之且問今亦曾轉蓮經否妓曰某不幸爲妓日事應接何暇轉經公命取蓮經令讀一閱如流宛若素習試以他經則不能也公益異之一作公婢名胡媚娘

王元之禹偁在黄日作竹樓與無愠齋記其末云後人公退之餘名髙僧道侶烹茶煉藥則可矣若易為廐庫厨傳則非吾徒也後安信可至訪之則樓且半圮而齋已更為馬廐矣求其記則庖人亦取刻石壓羊肉信可歎曰元之豈前知耶抑其言遂為讖耶於是樓與齋皆葺如舊而以其記龕之於壁

中大夫徹猷閣安詠信可宣和初守齊安下車訪東坡雪堂遺址雖存堂瓦木已為兵馬都監拆而

為教場亭子矣信可即呼都監責之且命復新之

堂成多燕飲其上信可亦善爲詩在黄有詩云萬

古戰爭餘赤壁一時形勝屬黄岡

韓魏公慶歴中以資政殿學士帥淮南一日後園中有

芍藥一幹分四岐岐各一花上下紅中間黄蕊間之

名金纒腰又謂之金帶圍初無種有時而出則城中

當有宰相公異之開一會欲招四客以賞之以應四

花之瑞時王岐公珪爲大理寺評事通判王荆公安

石為大理評事僉判皆名之尚少一客以州鈐轄諸司使忘其名官最長遂取以充數明日早衙鈐轄者申狀暴泄不至尚缺其一命取過客歷求一朝官足之過客中無朝官惟有陳秀公升之時為大理寺丞遂命同會至中筵剪四花四客各簪一花甚為盛集後三十年間四人皆為宰相

洛中士人張起宗以訓蒙為生居於會節園側年四十餘一日行於内前見有西來行李甚盛問之曰文樞

密知成都回也姬侍皆騎馬錦繡蘭麝溢人眼鼻起
宗自歎曰同丙午生相遠如此傍有瞽者輒曰秀才
我與汝算命因與藉地卜者出算子約百餘布地上
幾長丈餘凡閱兩時曰好笑諸事不同但三十年後
有某星臨某所兩人皆同當並案而食者九箇月起
宗後七十餘歲時文公亦居於洛起宗視其交遊飲
宴者皆一時貴人輒自疑曰余安得並案而食乎一
日公獨遊會節園問園側教學者爲誰左右以張對公命

請至及見大喜問其甲子又與之同因呼為會節先生公每名客必預名赴入會無先生則不往公為主人則拐於左公為客則拐於右並案而食者將及九月公之子及甫知河陽府公往視之公所居私第地名東田有小姬四人謂之東田小籍共升大車隨行祖於城西有伶人素不平之因為口號曰東田小籍已登油壁之車會節先生暫別玳筵之宴坐客微笑自此潞公復歸洛不復名之矣

邉鎬為謝靈運後身故小字康樂范淳夫為鄧仲華後身故名祖禹張平子後身為蔡伯喈鄒陽後身為東坡居士即其習氣似皆不誣也

東坡在儋耳語其子過曰我决不為海外人近日頗覺有還中州氣象乃滌研焚香寫平日所作八賦當不脫誤一字以卜之寫畢大喜曰吾歸無疑矣後數日廉州之命至八賦墨迹初歸梁師成後入禁中

閩中記言南臺沙合必出宰輔至和中閩人潘有實為

省郎自負王佐才每過鄉人必問南臺江可褰裳過否或云未則色不悅迨章郇公入樞府之明年沙始交遂大拜尋而吳丞相育曾侍中公亮陳丞相升之皆相繼輔弼惟曾公泉人他皆建人吳章皆浦城人又其後如章子厚諸公繼踵而起盛哉古傳沙合出相比年遂為洲益名世賚弼殆天啟然

章郇公得象守洪州嘗因晏客擲骰賭酒乃自默占如異日登台輔成貴采一擲得佛面浮圖遂緘秘其骰

至為相猶在

世傳山谷老人前身為女子云山谷自有記刻石於涪陵江上石至春夏為江水所浸故世未有模傳者其記言山谷與東坡先生同謁清老清語坡是五祖戒和尚後身而山谷前身則一女子我不能詳語誒異日學士至涪陵自有告者山谷意謂涪陵非遷謫不至既坐黨籍再貶涪陵未幾夢一女子告之云某生前誦法華經發願後身為男子得大智慧為一時名

人令學士某前身也學士年來患腋氣者縁某所葬棺朽有蠐居於兩腋之下故致斯疾耳令此地後山有某墓學士能啓之除去蠐聚則腋患可愈也既覺果訪得之因如其言且為再易棺修掩甫畢而腋氣果不藥而除

神祖幸秘書省閱江南李主像見其人物儼雅再三歎訝而徽宗生生時夢李主來謁然其文采風流過李主百倍及北狩女真亦用江南國主見藝祖故事徽

宗夢錢王再三乞還兩浙明日與鄭后言朕夜來被錢王索取兩浙甚急鄭后奏云昨妾夢亦然須臾報韋妃誕高宗既三日徽宗臨視戲妃曰酷似浙臉葢妃籍雖貫開封而原占於浙亦遂成南渡之讖云錢王壽八十一高宗亦壽八十一以夢讖參之良不誣矣

哲宗在位既久而皇嗣未立密遣中貴往泰州天慶觀問徐神翁徐但書吉人二字付之既還奏呈左右皆無知其說者又元符以來殿庭朝會及常起居看班

舍人必秉笏巡視班列懼有不盡恭者連聲云端笏立既而哲宗升遐徽以端邸入承大統而吉人二字乃潛藩之名徐神翁字太更名守信泰州海陵人居冲真坊樂真橋之側嘉祐初執役天慶觀持帚灑掃十數年人無識者止呼為徐二翁蔣之奇號為神翁

宣和中燕諸王於禁中高宗以困於酒倦甚小憩幄次徽宗忽詢康王何在左右告以故徽宗幸其所視之甫入即返驚愕默然內侍請於上云適揭簾之次但見金龍丈餘蜿蜒榻上不欲呼之所以亟出歎息久

之云此天命也由是異待焉

顯仁太后在沙漠尚未知高宗即位嘗用象戲局子褁以黃羅書康王字貼於將上焚香禱曰今三十二子俱擲於局若康王字入九宮者必得天位一擲其將子果入九宮他子皆不近后以手加額喜甚即具奏徽廟大喜復謂后曰瑞卜昭應異常可無慮矣

陰陽家流窮五行術數不得為亡至一切聽之反棄人事斯失矣是以古人行道而委命不敢用億中以為

信也蔡元長生慶歴之丁亥其月當壬寅日當壬辰時為辛亥在昔幼時言命者或不多取之及逢時遇主位極人臣而後操術者爭談格局之髙推富貴之繇徒足發賢者之一笑耳大觀改元歲復丁亥東都順城門内有鄭氏者貨粉於市家頗贍給俗號鄭粉家偶以正月五日亥時生一子歲月日時適與魯公合其家大喜極意撫愛謂且必貴時人亦為之傾聳長則恣其所欲為鬬雞走犬一切不禁也始年十有

八春末攜妓從浮浪人躍犬馬遊金明自苑中歸上
下悉大醉馬忽躍入波水中浸而死五行之不足信
如此蔡元度娶王荆公之女封福國夫人止一子談
天者多言其壽命不永元度夫婦憂之一日盡呼術
者之有名如林開之徒集於家相與决其疑云當止
三十五歲元度顧其室云吾夫婦老矣可以放心豈
復見此逆境耶其子後竟至乾道中壽八十而終然
其初以恩倖為㣲猷閣學士靖康初蔡氏既敗例遭

削奪恰年三十五葢其禄盡之嵗繇是而知五行又不可謂盡無也

熈寧元豐間有僧化成以命術聞於京師蔡元長兄弟始赴省試同往訪焉時問命者盈門彌日方得前既語以年月率爾語元長曰此武官大使臣命也他時衣食不闕而已餘不可望也語元度曰此命甚佳今嵗便當登第十餘年間可為侍從又十年為執政然決不為真相晚年當以使相終既退元長大病其言

元度曰觀其推步鹵莽如此何足信哉更俟旬日再往訪之僧已不復記憶再以年月語之率爾而言悉如前說兄弟相顧大驚然是年遂同登科自是相繼貴顯於元長則大謬如此而元度終身無一語之差以此知世所謂命術者類不可信其有合者皆偶中也

蔡侍郎準少年時出入常有二人見於馬或肩輿之前若先驅或前或却問之從者皆無所見準甚懼謂有

究䰟百方禳祛皆不能遣既久亦不以爲事慶歴四年生京而一人不見又二年生卞乃遂倶滅元符末都城童謡有家中兩箇蘿蔔精之語而其末章云撞着潭州海藏神至崇寧中賣餕餡者又有一包菜之語其事皆驗而京於靖康初貶死於長沙豈潭州海藏亦應於此耶

元絳字厚之初知荆南嘗夢至仙府與三人連書名旁有告之曰君三人蓋兄弟也覺而思之不知所謂既

入翰林為學士韓持國維楊元素繪在院一日書奏列名三人偏旁皆從絲始悟夢中兄弟之意既而持國元素皆補外公得尹京兆後三年復同元素還職而鄧文約綰相繼為直院則三人之名又皆從絲益始終皆同以此知升沉進退決非偶然者一作元厚之少時曽夢人告之異日當為翰林學士須兄弟數人同在禁林厚之自思素無兄弟疑此夢為不然熙寧中厚之除學士同時相先後入學士院一韓持國

維一陳和叔繹一鄧文約綰一楊元素繪并厚之名
絳五人名皆從絲始悟兄弟之說
陳秀公丞相與元叅政厚之同日得疾陳忽寄聲問元
安否曰叅政之疾當即痊矣某雖小愈亦非久世者
絳請其說秀公曰某病中夢至一所金碧焕目室間
羅列甕器甚多上皆以青帛羃之貝題曰元叅政香
飯也某問其故有守者謂某曰元公自少至老每食
度不能盡則必減別器未嘗殘一食此甕所貯皆其

餘也世人每食不盡則狼籍委棄皆為掠剩所罰至於減算奪祿無有免者今元公由此當更延十年福算也後數月而秀公薨元果安享耆壽陳升之字暘叔建陽人封秀國公謚成肅深狡多數善傅會以取富貴

張無盡丞相為河東大漕日於上黨訪得李長者古墳為加修治且發土以驗之掘地數尺得一大盤石石面平瑩無他銘款獨鐫天覺二字故人傳無盡為長者後身張商英字天覺别號無盡蜀州人謚文忠授法兜率從悅長者名通玄唐開元時人屏跡

山居心窮玄奥著論釋華嚴二十餘年始成趺坐而化

蔡忠懷確持正少年嘗夢爲執政仍有人告之曰俟汝父作狀元時汝爲執政也持政覺而笑曰鬼物乃相戲乎吾父老矣方致仕閒居乃云作狀元何也後持正果作執政一日侍殿上聽唱進士第狀元乃黄裳也持正不覺失驚且歎夢之可信也持正父名黄裳乃泉州人晚年爲陳州幕官遂不復歸持正年二十許時家苦貧衣服垢敝一日與郡士人張湜師是同

行張亦貧儒也俄有道人至注視持正久之因謾問曰先輩狀貌極似李德裕持正以為戲已因戲問曰為相乎曰然南遷乎曰然復相師是曰當為卿監家五十口時指持正云公當死矣道人既去二人大笑以為狂後持正謫新州凡五年一日得師是書云以為司農無補然闔門五十口居京師食貧近蒙恩守汝州持正讀至此忽憶道人之言遂不復讀數日得疾而卒

蔡丞相持正為府界提舉日有人夢至一官府堂宇高邃上有具冕服而坐者四人傍有指謂之曰此宋朝宰相次第所坐也及仰視之末乃持正也既寤了不解至公有新州之命始悟過嶺宰相盧寇下至公為四也

王將明顯父行可初知臨泉時將明為編修官行可問異人王老志他日官所至書太平宰相四字遺之即以墨塗抹其字故韓子蒼獻將明生日詩一絶句云

百里青雲發軔時驊騮絕足看奔馳太平宰相何人識唯有巫咸得預知葢謂此也

建炎航海之役張俊既戰而棄鄞爲珠入之即日集賈舟募瀕海之漁者爲鄉道遂將犯蹕而風濤稽天盤薄不得進爲珠怒躬命巨艘張颿徑前風益猛桅舞舡側窘懼欲却而未脫諸口也遥望大洋中隱隱一山顧問海師此何所對曰陽山爲珠慨然歎曰昔唐斥境極於陰山吾得至此足矣遂下令反棹其日御

舟將如館頭亦過於風不爾幾殆蓋天佑以開中興云龍舒在淮最殷富金自南侵浙江無所不至獨不入其境說者謂其語忌蓋舒之比音輸也

昭州山水佳絕郡圃有亭名天繪建炎中呂丞為守以天繪近金國號思有以易之時徐思川避地於昭呂乞名於徐久而未獲復乞於范滋乃以清暉易之一日徐策杖過庭仰視新榜忽檢得亭記於積壤中丞滁石觀之乃丘濬寺丞所作也其記云余擇勝得此

亭名曰天繪取其景物自然非人力所能摹寫耳後某年某日當有俗子易名清暉者可為一笑還考范更題之日竟無毫髪差也丘濬徽州黟縣人歷官殿中丞因讀易悟損益二卦能通數知未來興廢嘗謂家人曰吾壽終九九後果八十一卒

程師孟知洪州於府中作静堂自愛之無日不到為詩題於石曰每日更忙須一到夜深還是點燈來李元規見而笑曰此無乃是登溷詩乎

秦會之初得疾遣前宣州通判李季設醮於天台桐柏觀季以善奏章自名行至天姥嶺下憩小店中邂逅一士人頗有俊氣問李曰公為太師奏章乎曰然士人摇首曰徒勞耳數年間張德遠當自樞府再相劉信叔當總大兵捍邊若太師不死安有是事耶季不敢復與語即上車去醮之明日而秦公卒張忠獻浚字德遠劉武穆錡字信叔

宣和末有題字數行於寶籙宫瑶仙殿左扉云家中木

蛀盡南方火不明吉人歸塞漠亘木又摧傾始不可辨後靖康之變方知家中木宋也南方火乃火德吉人亘木乃二帝御名宣和元年秋道德院奏金芝生車駕幸觀因幸蔡京家鳴鑾堂置酒時京有詩徽宗即席賜和曰道德方今喜迭興萬邦從化本天成定知金帝來為主不待春風便發生其後女真起海上滅遼國陷中原以金為號以宣和七年冬犯京師以十二月二十五日城陷太史預借立春出土牛以迎

新歲竟無助於事則徽宗賜和之句甚切其讖又徽宗崇寧間曾夢青童從天而下出一玉牌上有字曰丙午昌期真人當出上覺默疏於簡札謂丙午年是昌盛之時真人當降乃預製詔書具陳夢意令天下尋訪異人至乙巳冬内禪欽宗即位意當丙午之期矣而次年乃有北狩之禍乃悟曰丙午是猖獗之期而女真之人出也道君改元宣和人或離合其字曰一旦宋亡此與梁蕭歸離合後周宣政為字文亡日同

楚州有賣魚人姓孫頗知人災福時呼孫賣魚宣和間上皇聞之名至京師館於寶籙宮道院一日懐蒸餅一枚坐一小殿時日高拜跪既久上覺微餒孫見之即出懐中蒸餅云可以點心上雖訝其異然未肯接孫云後來此亦難得食也時莫悟其言明年遂有沙漠之行

建炎中錢公載鎮長安有道人從河東來謁錢與之有舊問其來故曰吾本寓某縣比有風氣絶不佳一邑

人當有災殃甚劇故捨去耳是時邉警方熾但意其為是而轉徙也後月餘得鄰郡報彼縣白日地陷居人盡沒錢嗟異其前知欲呼語之會日暮至平旦乃招之店人言道人房正在店墻下昨夜過半墻忽頽遂遭壓死錢大驚嘆謂此人能知於前而不能審於後豈㝠數已定非智慮算度所可脫耶

崔公誼者鄧州學生累舉不第因舅氏賈魏公蔭補莫州任丘簿熈寧初河北地震未已而公誼秩滿挈家

已南行數程一夕宿孤村馬鋪中風電陰黑夜半有急叩門呼崔主簿在否言莫州有書崔披衣遽起未開門先問何人書曰無書只教傳語崔主簿君合係地動壓殺人數輒敢擅逃過河已收魂岱嶽到家速來追開門寂無所覩崔自度必死乃兼程送其妻孥至壽陽次日遂卒時崔妻父陳宗儒知壽州

斡離不陷汴京殺太宗子孫幾盡宋臣有詣其營者覩其貌絕類藝祖伯顏下臨安有識之者後於帝王廟

見周世宗像分毫不與世又傳王介甫為秦王廷美後身高宗乃錢王後身

高宗嘗宴大臣見張循王俊持一扇有玉孩兒扇墜上識是十年前往四明誤墜於水屢尋不獲乃詢於循王對曰臣於清河坊鋪家買得名問鋪家云得於提籃人復遣根問回奏云於候潮門外陳宅廚娘處買得又遣問廚娘云破黃花魚腹中得之奏聞上大悅以為失物復還之兆鋪家及提籃人補校尉廚娘封

孺人循王賞賜甚厚

真文忠公德秀建寧浦城人起自白屋先是有道人於山間結菴煉丹將成忽一日入定語童子曰我去後或十日五日即還慎勿輕動我屋子數日忽有叩門者童子語以師出未還其人曰我知汝師死久矣今已為冥司所録不可歸留之無益徒臭腐耳童子騃甚不悟其為魔遂舉而焚之道者旋出定歸已無及繞菴呼號曰我在何處如此月餘不絕鄉落為之不

安適有老僧聞其言厲聲答之曰你說尋我你却是誰於是遂絶時真毋方娠忽見一道者入室遂産西山幼穎悟絶人家貧無從得書往往假之他人及剽學里儒為舉子業未幾登第終為世儒宗

史丞相浩與覺長老善一日邀覺至第問之曰和尚與我孰好覺見其堂中羅綺爛盈粉黛環列謾曰丞相富貴好老僧何敢比也既自省曰此念一差積歲蒲團功夫盡廢終當墮落泥滓一日浩坐廳上忽見覺

突入堂中使人往寺廉之則報覺死矣茶頃後院弄璋浩默然知為覺也遂以覺為小字及長名曰彌遠是佛位中人有人作詩規之曰前身元是覺闍黎業障紛華總不迷到此更須睜隻眼好將慧力運金鎞彌遠比周楊后出入宮禁外議甚譁有人作咏雲詞譏之曰往來與月為儔舒卷和天也蔽

王益縣丞福州長溪人嘉定初官遊京湖時方經金兵殺人至多積骸如山有未絕者夜見炳燭呵殿而來

以為冦也懼甚屏息窺之旋聞按籍呼名死者輒起應已復仆次至王亦起應之則又聞其有言曰此人未當死乃舉籍唱曰二十年後當於辰州伏法既得免投僧舍為行者適郡倅眉山家坤翁來游寺中喜其淳謹而文曰肯從我乎欣然而就家人亦愛之家有女適史植齋季温之子使從之以往遂居史已而史得辰州欲以自隨王猛憶前事具白辭行史曰吾為郡守豈不能庇汝乃勉從之至郡逾年史幼女戲

後圃爲蛇所繞王因擊蛇併女斃焉史恕竟致之法

距聞神言恰二十年

宋祖建隆庚申受禪後聞陳希彝只怕五更頭之言命宮中轉六更方嚴鼓鳴鐘殊不省庚與更同音也至理宗景定元年歷五庚申越十七年宋亡而五更頭之數信矣

宋祖以乙亥命曹翰取江州後三百年乙亥呂師夔以江州降元以丙子受江南李煜降後三百年丙子少

帝為元所擄以巳卯滅漢混一天下後三百年巳卯宋亡於崖山宋祖生於丁亥而建國於庚申元太祖之降生與建國之年亦同宋興於後周顯德七年時恭帝八歲亡於德祐元年少帝四歲諱㬎顯徳二字不期而合又同廟號亦曰恭帝周有太后在上禪位於太祖宋亦有太后在上歸命於大元北客有詠前朝詩云當日陳橋驛裏時欺他寡婦與孤兒誰知三百餘年後寡婦孤兒亦被欺又咏汴京青城云萬里

風霜空綠樹百年興廢又青城盖金之亡亦聚其諸
王於青城而殺之
咸淳十年度宗大漸大内建醮保安太乙宫唐道録素
以精虔著名行持章伏壇出神層霄被罡風吹擊遂
排神馭氣得至魔王界内又為天花墜壓乃竭力作
法直造天門天神又行麾叱乃黙叩祖師云自傳法
以來有辭即達未嘗過差未審何罪若此有天丁傳
祖師張真君法旨引至三省數陳所奏始得騰送奏

院看詳呈覆祖師云昨奉上帝勅命不許受宋國表章但其辭意虔切難以抑遏乃命有司引押唐其諂玉階適逢下界公事稠衆中見真君引致一神人衣粧皆如天帝但髻下辮髮耳有十數人各荷青冊一擔在庭下伺候忽傳帝旨云宋國人民疆土付汝執掌神人祇拜而退其荷冊者皆隨去傍有天丁謂其言宋國歷數盡矣汝章不達由此也唐還不敢泄露至元革命方與人言之前此相傳徽宗親臨寶籙醮

宮一日啟醮道士至醮壇拜章伏地久之方起上詰
其故答曰適至上帝所值奎宿奏事良久方畢始能
上其章上嘆訝問曰奎宿何神所奏何事對曰所奏
不可知此宿乃本朝蘇軾帝大驚先是崇觀間以黨
籍禁蘇公文辭并墨跡而毀之政和中不惟弛其禁
且欲玩其文詞墨跡一時士大夫從風而靡為是故
也

至元十一年甲戌宋之咸淳十年也秋七月元世祖命

中書右丞相伯顔總制大軍取宋諭之曰朕聞曹彬不嗜殺人一舉而定江南汝其體朕心法彬事毋使吾赤子横罹鋒刃伯顔叩首奉命惟謹明年乙亥春諸郡望風降敗伯顔遣員外郎石天麟詣闕奏聞世皇喜顧謂侍臣曰朕兵已到江南宋之君臣必知畏恐兹若遣使議和邀索歲幣想無不從者遂勑伯顔按兵乃命禮部尚書廉希賢侍郎嚴忠範計議官宋德秀秘書丞柴紫芝等齎奉國書使宋次建康希賢等

借兵衛送伯顔曰方今兩軍相阨互有設險宜令行人先往道意若便擁兵前進吾恐別生罅隙則和議之事必難成矣希賢等堅請乃簡閱鋭卒五百畀之至獨松關戍關者宋浙西安撫使參議官張濡也以為北兵叩關率衆掩擊殺忠範希賢被執病創死世皇聞之大怒趣進攻嗟夫宋之亡始以拘留使者釁敵兵之興終以誤殺使者激世皇之怒耳藉使獨松之使不死宋之存亡未可知其亦有數也歟宋未下

時江南謡曰江南若破百鴈來過當時莫喻其義及宋亡葢知指丞相伯顔也

賈平章魯港之師嘗與北軍議定歲幣講解約於來日各退師一舍以示信既而西風大作北軍之退西者旗幟皆東指孫虎臣意以為北軍順風進師遂倉忙告急於賈賈以為北軍失信而相紿遂鳴鑼退師及知其悮則軍潰已不可止矣是以南軍既退之後越一宿而北軍始進葢以此也嗚呼

天乎

宋少帝在燕京淒凉無賴時汪水雲以黃冠放還少帝作詩送之云寄語林和靖梅花幾度開黃金臺下客應是不歸來

元文宗潛邸金陵日歲當戊辰適太平興國寺鑄大鐘為金數萬斤方在治上至其所取鑲嵌碧珠指環默祝曰若天命在躬此當不壞即投液中鐘成其欵有曰皇帝萬歲珠宛然在其上若故識之而堅固完好

光采明發不少灼毀萬目驚覩懽歎如一及登大寳方與近侍言向時祝天之讖

宋稗類鈔卷一

宋稗類鈔卷二

常熟潘永因編

吏治第三

李文靖為相其同年馬亮責之曰外議以兄為無口瓠公笑曰吾居政府别無所長但中外建議務更張喜激昂者一切告罷聊以此報國耳今國家防制纖悉密若凝脂苟狥所陳一一行之則所傷實多 李沆字太初洛

州肥鄉人
謚文靖

錢若水為同州推官時有富民女奴逃亡父母訟於州州錄事嘗貸於富民不獲乃劾富民父子共殺女奴罪皆應死富民不勝榜楚自誣服具獄上州皆覆實無反異若水獨疑之留其獄數日錄事詣若水詬之曰若受富民錢欲出其死若水笑謝曰今數人當死豈可不少留熟觀其獄辭耶留之且旬日若水詣知州屏人言曰若水所以留其獄者密使人訪求女奴

令得之矣因密送於知州所知州垂簾引女奴父母
從簾中推女奴示之父母持之而泣乃引富民父子
破械縱之其人號泣不肯去曰微使君則某族滅矣
知州言此推官之賜其人趨詣若水廳事若水閉門
拒之曰知州自求得之我何與焉其人不得入繞墻
而哭傾家資飯僧為若水祈福知州欲論奏其功若
水固辭曰若水止求人不冤死耳論功非本心也且
朝廷若以此為若水功當置録事於何地知州歎服

章聖初王平字保衡為許州司理參軍里中女乘驢單行盜殺諸田間褫其衣而去驢逸田旁家收繫之吏捕得驢坐以殺人保衡疑之以狀白府州將老吏素彊了不之聽趣令具獄保衡持益堅守怒曰掾懦耶保衡曰坐懦而奏不過一免耳與其阿旨以殺無辜又陷公於不義校其輕重孰為愈耶州將因不能奪後數日河南移逃卒至許劾之乃實殺女子者田旁家得活後因衆見州將謝曰微司理向幾悮殺平

人保衡後為侍御史生三子俱著名若水字淡成河南人官至同知樞密院事

寇萊公知歸州巴東縣每期會賦役不出符移唯具鄉里姓名揭縣門民莫敢後者嘗賦詩有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横之句時以為若得用必濟大川手植雙栢於縣庭民以比甘棠謂之萊公栢

五代以來軍卒陵將帥胥吏陵長官餘風至宋猶未除張乖崖為蜀崇陽令一吏自庫中出鬢傍巾下有一

錢詰之庫錢也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錢何足道而杖即能杖我寧能斬我耶乖崖援筆立判云一日一錢千日一千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仗劍下階斬之申臺府自劾崇陽人至今傳之其知益州時有小吏忤乖崖乖崖械其頸吏恚曰枷即易脫即難乖崖曰脫亦何難即就枷斬之吏俱悚懼呂公弼治成都政令尚寬人嫌其少威斷適有營卒犯法當杖扞不受曰寧以劔死公弼曰杖者國法劍者自請既杖而後斬

之軍府肅然

張忠定公視事退後有一小廳子熟睡公詰之汝家有甚事對母久病兄為客未歸訪之果然公翼日差場務一名給之且曰吾廳上有敢睡者耶此必幽悶使之然耳故憫之

洪玉甫云祖宗時非特士大夫能立節義亦自上有以成之耳張乖崖再任成都日夜分時城北門有中貴人到請鑰開門既入見公謂曰朝廷還知張詠在西

否况川中兩經兵寇差詠來治亂令中貴夜分入城使民驚擾不知有何急切幹當中貴曰銜命往蛾眉燒香公曰待要先斬後奏先奏後斬耶中貴悚惕曰念某乍離班行不知州府事體公曰若如此道即是却令出西北門宿來早入衙下榜子云奉勑往蛾眉山燒香入内内侍省王某叅公判榜子云既啣王命不敢奉留請於小南門出去其嚴正如此

歐陽公好推挽後學王向少時為三班奉職勾當滁州

一鎮公守滁日有書生爲學子不行束修自往詣之學子閉門不接書生訟於向向判其牒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先生既已自屈弟子寧不少高盍二物以收威豈兩辭而造獄書生不喜向判徑持牒以見歐公公一閱大稱其才遂爲延譽卒成聞人

歐陽公知開封日承包孝肅拯政猛之後一切循理不事風采或以包之政勵公者公答曰凡人材性不一各有長短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政必不逮

吾亦任吾所長爾聞者服其言

宋均常言吏能弘厚雖貪汚放縱猶無所害唯苛察之人身雖廉而巧黠刻刻毒加百姓識者以為確論

范文正公用士多取氣節而闊略細故如孫威敏滕達道皆所素重其為帥日辟置幕客多取見居謫籍未牽復人或疑之公曰人有才能而無過朝廷自應用之若其實有可用之材不幸陷於吏議深文不因事

起之則遂為廢人矣故公所舉多得士公嘗稱諸葛武侯能用度外人用人者莫不欲盡天下之才常患近己之好惡而不自知也能用度外人然後能周大事孫沔字元規官至觀文殿大學士諡威敏

皇祐中吳中大饑時范文正公領浙西發粟及募民輸餉為法甚備吳人喜競渡好為佛事文正縱民競渡太守日出宴於湖上居民空巷出遊大興工役諸寺鼎興又新廒倉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奏劾杭州不恤

荒政嬉遊不節公私興造傷耗民力文正乃自條敘所以宴遊興造皆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服力之人仰食公私無慮數萬荒政之施莫此為大是歲兩浙唯杭州宴然民不流徙

莆陽一寺建大塔工費鉅萬或告陳正仲曰當此荒歲興無益土木公盍白郡禁之正仲笑曰寺僧能自為塔乎莫非傭此邦人也斂於富家散於窶輩是小民藉此得食而贏得一塔也當此荒歲惟

恐僧之不為塔耳

范文正公嘗立一軍為龍猛軍皆是招收前後作過黥配的人後來甚得其用時人目范公為龍猛指揮使如滕子京孫元規之徒素無節行范公皆羅致之幕下後犯法又極力救解之如劉滬張元亦然云做事時須要此等人用

趙清獻公閱道抃治民所在有聲在成都杭越尤著熙寧中以大資政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踴貴餓死者

十六七諸州皆榜衢路立告賞禁人增米價閲道獨榜衢路令有米者任增價糶之於是諸州米商輻輳詣越米價更賤民無餓死者

明道末天下旱蝗知通州吴遵路乗民未饑募富室得錢幾萬貫分遣衙校航海糴米於蘇秀使物價不增又使民採薪芻官為收買以其直糴官米至冬大雪即以元價易薪芻與民官不傷財民且蒙利又建茅屋百間以處流移出俸錢置薦席鹽蔬日與飯參俵

有疾者給藥以治之其願歸者具舟續食還之本土是歲諸郡率多轉死惟通民安堵不知其凶歲也故其民愛之若父母明年范文正公安撫淮浙上公治狀頒下諸郡

有范延貴者為殿直押兵過金陵張忠定公時為守因問曰天使沿路來曾見好官員否延貴曰昨過袁州萍鄉縣邑宰張希顏著作雖不識之知其好官員也忠定曰何以見之延貴曰自入萍鄉縣境驛傳橋道

皆完葺田萊墾闢野無惰農及至邑則鄽肆無賭博
市易不敢諠爭夜宿邸中聞更鼓分明是以知其必
善政也忠定大笑曰希顏固善矣天使亦好官員也
即日同薦於朝希顏後為發運使延貴亦閤門祗候
皆以能稱
富鄭公為樞密副使坐石守道詩自河北宣諭使還道
除知鄆州徙青州畿者不已人皆為公危懼會河北
大饑流民轉徙東下者六七十萬人公皆招納之勸

民出粟自為區畫散處境内屋廬飲食醫藥纖悉無不備從者如歸市有勸公非所以處疑弭謗禍且不測公傲然弗顧曰吾豈以一身易此六七十萬人之命哉卒行之愈力明年河北二麥大熟始皆襁負而歸則公所全活也於是雖譏公者亦莫不畏服知不可撓而疑亦因是浸釋嘗見其與一所厚書云在青州二年偶能全活得數萬人勝二十四考中書令遠矣富弼字彥國封鄭國公謚文忠

南劒尤溪林積仁宗時爲吉州安福令時有張宗嗣者挾妖術作符籙自稱漢師君三十三代孫率其徒自龍虎山至謂能却禍徼福百姓翕然以從積視其印文曰嘻此乃漢賊也昔張陵黄巾之裔傳至其孫魯以鬼道敎民自號師君竊據漢川垂二十年後敗於曹操而奔陽平關此印所以稱陽平治都功之文今有道之世詎容妖賊苗裔公肆誣罔以害吾治耶於是執送於獄治其罪且聞於朝毁其印而江左妖術遂

息

仁宗時光禄卿吕璹少爲漳州漳浦令爲政得人心既去邑人爲立祠方在邑時民有死於虎者公哀之於其死處設一穽立榜其旁曰害民者速陷此中明日穽有虎陷焉時又有邑媪之子戲於陳將軍廟盜其所供之果出門而撲於階下以死媪哭之甚哀聽者惻然公因以文訟於廟引盜宗廟酒食律罪當黜而將軍人臣宜處以等殺則盜食供果益不當死且蠢

愚者法所赦宜不廢公直也文既焚而媪子復蘇

曾魯公以侍讀守鄭州時文潞公自長安召入鄭方在

宴席俄報潞公失去銀盃曾曰郡人敢爾必三日可

獲若公之從者自為則今日必擒公未以為然逡巡

果擒至乃從者也潞公因驚謂曰君知即獲何也曾

曰所至有捕盜者從人單露必須易敗潞公以為神

明遂引復翰林尹開封至大用相三朝位侍中令守

太傅使相致仕曾公亮字明仲晉江人封魯國公謚宣靖

范忠宣純仁尹洛謝克家自河陽來至白司馬坡歇店中秣馬見老翁負暄墻下有人告曰黄犢為人所竊矣翁坐負暄如故略不向問須臾再以失犢告翁容色自若徐曰爾無求必鄰家戲藏爾謝以為有道者異而就問曰翁家失犢再告而不顧何也翁笑曰范公居此孰肯為盜必無此理已而犢果還忠宣當時信及百姓如此范純仁字堯夫吳人文正公仲子官右僕射謚忠宣

蔣侍郎堂為江淮轉運使日屬縣例致賀冬至書皆投

書即還有一縣使人獨不肯去須責回書呵逐亦不去曰寧得罪不得書不敢回邑時蘇子美在坐頗駭曰皂隸如此野狠其令可知蔣曰不然此必健者能使人不敢慢其令如此乃為一簡答之方去子美歸吳中月餘得蔣書曰縣令果健者遂延譽後卒為名臣或云是天章閣待制杜杞（蔣堂字希魯常州宜興人官至尚書禮部侍郎）

國子博士李餘慶知常州性精強果於去惡凶人黠吏畏之如神末年得疾甚困有州醫博士多過惡嘗懼

為餘慶所發因其困進利藥以毒之服之洞泄不已勢已危餘慶察其奸使人扶舁坐廳事召醫博士杖殺之然後歸卧未及席而死葬於横山人至今畏之過墓者皆下有病瘧者取墓土著牀席間輒差

謝諫議泌居官不妄薦士或薦一人則焚香捧表望闕再拜而遣故所薦雖少而無不顯者知襄州日張密學逸為鄧城縣令有善政鄧城去州渡漢水才十餘里泌暇日多乘小車從數吏渡漢水入鄧城界以觀

風謠或載酒邀張野酌吟嘯終日而去其高逸樂善如此張亦具所薦也

李孝壽知開封府有舉子為僕所陵忿甚具牒欲送府為同舍勸解久乃釋自取其狀戲學孝壽押字判不用勘案決臀杖二十僕翼日持詣府告其主倣尹書判私決人孝壽即令追之既至具陳所以孝壽憮然謂僕曰如此秀才所判正與我同真不用勘案命吏就讀其狀如數決之是歲舉子會省試於都下數千

人凡僕閩之皆畏戢無敢肆者當時莫不稱其敏宋元獻公庠罷相守洛有一舉子行囊中有失稅之物為僕夫所告公曰舉人應舉孰無所攜未可深罪若奴告主此風胡可長也但送稅院倍其稅仍治其奴罪而遣之

羅點春伯為浙西倉攝平江府有故主訟其逐僕欠錢者究問雖得實而僕黠甚反欲污其主乃自陳嘗與其主饋之姬通實無有也於是遂令僕自供姦狀甚

詳因判云僕既欠主人之錢又且汙染其婢事之有無雖未可知然其自供罪狀已明合從奸罪定斷徒配施行所有女使候主人有詞口根究聞者無不快之

王希吕仲衡知紹興郡舉進士有為二試卷異其名皆中選黠者不厭譁然訴之王呼其首問曰爾生幾何年凡幾試矣衆謂憐其潦倒皆以老於場屋對王曰曽中選否曰正為屢試皆不利也王忽作色曰爾曹

屢試不一得彼一試而兩得而敢訴耶逐而出之

蔡挺為江東提點刑獄有處州職官譖本州幕掾姦利事蔡留職官於坐呼掾面證之而初無是事職官慚懼伏罪蔡責之曰汝小人也吾雖可欺奈何譖無過之人乎叱去之自是無復譖毀而人伏其不可欺也

林亭長夏愛重陰來引茶甌一散襟忽去却來蜂个个自啼還住鳥深深山家一尺瀟湘雨掃盡雲腴齒頰清鷥破午牕箕頰夢轉為風外一松聲豐城孫妙仲

兩絶句也妙仲名發崇寧初尉於撫之崇仁才一月

兊民陳平為族人陳遇執以為盜後二十日而平之

父宗應老且瞽遂死平乃以誣遇之子洵直以為執

己為盜時其父為洵直以鐵挺擊傷其首發與覆驗

官吳某按之絶無迹狀謂平雅與遇有舋必欲誣遇

之子以死平侯其屍胖脹潰爛不可别白後所驗時

二十日然後醉其弟訹之使斷一手以訴於州州大

驚不復察其事情惟以斷手為决有冤於是帖宜黄

簿李涇再覆涇流外人專以迎合為事遂指閱二十日胖脹潰爛之屍為有迹狀以傅會之既而獄具發辨之不已州稍悟然業不可盡變乃變其情得不殺而發與吴猶以輕罪罷官蓋崇仁之民前此有避刑名塞逋負而輒殘其肢體者平之奸謀既逞而效之者益衆始惟山谷無賴之民為之至其後市人舒琦吏人吴昕輩亦相繼而作凡此非因州縣沮抑或予奪不中有激而後為祇欲取必於官司以濟其奸耳

發因作截臂行以告在位者庶革其風云吾聞兩臂重於天下不可廢知之不必子華子愚民氣焚胸一怒敢趨死以死視四肢截臂如去指嗚呼巴陵之民何以有此風疾痛利害人所同其心一臂捐糞壤終身廢卧閭閻中前年截臂渠得理今年截臂吾亦爾村南截臂殺平人村北息烋還準擬𢈪民𢈪民用心若此非吾人有寃自可次第訴毒人何必戕其身聞者若驚喧此弊吾能言其初姑息吏不與杜其源嗟

哉惡俗傷仁厚明明有寛宜勿受一奸不濟百奸消共致和平裨在宥

張礬初爲蔡京子弟師後守南劒設方畧拒范汝爲全活一城其去行在所也買冠梳雜碎之物不可勝數從者莫測其所以後過南劒老穉迎拜者相屬於道張一一撫勞之且以所買物分遺之至今廟食郡中

宗汝霖澤政和初知萊州掖縣時戸部下提舉司科買牛黄以供在京恵民和劑局合藥用督責急於星火

百姓競屠牛以取黄既不登所科之數則相與歛錢以賂上下胥吏丐免汝霖獨以狀申提舉司言牛遇歳疫則病瘠而生黄今太平已久和氣充塞境内牛皆肥腯無黄可取使者不能詰一縣獲免

林德嵩嘗為劇縣有聲其與監司啟云鳴琴堂上將貽不治事之譏投巫水中必得擅殺人之罪劉潛夫宰建陽亦有一聯云每嗟民力至叔世而張弓欲竭吏才恐聖門之鳴鼓時以為名言信宰邑

之難也

陳良翰在瑞安瑞安俗號强梗吏治尚嚴陳獨撫之以寛催科不下文符民競樂輸聽訟咸得其情或問陳何術答曰良翰無術第公此心如虚堂懸鏡耳良翰字邦彦紹興五年進士

安晚鄭公私居青田府鹿食民稻犬噬殺之府囑守縣犬主幕官擬曰鹿雖帶牌犬不識字殺其氏之犬償鄭府之鹿足矣守從之鄭清之號安晚

浙右有富人捨竹園於鄰寺其子後貧落取其笋僧執為盜聞於官守判云當初捨園指望福田既無福田還他竹園

武備第四

曹冀王彬前後帥師征討凡降四國王江南西川廣南湖南也未嘗殺一無辜功名顯著為諸將之冠諸子賢令璋琮璨繼領旄鉞陶弼觀王畫像有詩曰蒐兵四解降王縛教子三登上將壇

梅磵詩話曰太祖命諸將征江南曹彬與諸將約城破之日不妄殺一人載在史冊可攷也按曹景建金陵樂官山詩序云南唐初下諸將置酒高會樂人大慟殺之聚瘞此山因得名詩云城破轅門宴賞頻伶倫執樂淚沾巾駢頭就戮緣家國愧死南朝結綬人由此觀之當時果不妄殺耶

建隆中曹彬潘美伐江南城既破李煜白衫紗帽見二公先見潘設拜潘答之次見曹設拜曹使人迎語之

曰介胄在身拜不及答識者善之二公先登舟名煜
飲茶船前設獨木脚道煜鄉之國主威儀甚盛一旦
獨登舟徘徊不能進曹命左右掖而登焉既一啜茶
曹命煜歸辦裝詰旦會於此同赴京師未曉如期而
赴焉潘始甚惑之曰詎可放歸曹曰適來獨木版尚
不能前畏死甚也既許其生赴中國矣焉能取死衆
皆服其識量時亦有勸藝祖盡誅降王者以為入則
變生藝祖笑曰守千里之國戰十萬之師而為我擒

孤身遠客其能為變乎可謂君臣同智矣

南俗尚鬼狄武襄青征儂智高時大兵始出桂林之南道旁有一大廟其神甚靈武襄駐節禱之且曰勝負無以為據乃取百錢自持之與神約果大捷則投此期盡錢面也左右諫止儻不如意恐阻師武襄不聽萬衆方聳視已揮手倏一擲則百錢盡紅矣於是舉軍歡呼聲震林野武襄亦大喜顧左右取百釘來即隨錢疎密布地而釘帖之加諸青紗籠覆手自封焉

曰侯凱旋當謝神取錢其後破崑崙關敗智高平邕管及師還如其言取錢與幕府士大夫共視之乃兩字錢也

寶元元年党項圍延安七日鄰於危者數矣范侍郎雍為帥憂形於色有老軍校出自言曰某邊人遭圍城者數次其勢有近於今日者敵不善攻卒不能拔今日萬萬無虞某可以保任若有不測某甘斬首范嘉其言壯人心亦為之小安事平此校

大衆賞拔言知兵善料敵者首稱之或謂之曰汝
敢肆妄言萬一言不驗須伏法校笑曰君未思也
若城果陷何暇殺我聊欲安衆心耳
狄青之征儂智高也自過桂林即以辦色時先鋒行先
鋒既行青乃出帳受衙罷命諸將坐飲酒一巵小餐
然後中軍行率以為常及頓軍崑崙關下翼日將度
關辰起諸將俟立既久而青尚未出殆至日高觀吏
疑之遽入帳周視則不知青所在諸將方相顧驚恒

俄有軍候至曰宣徽傳語諸官請過關喫食方知青已微服同先鋒出關矣

儂智高守崑崙關青至賓州值上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宴將佐次夜宴從軍三夜饗軍校首夜樂飲徹曉次夜二鼓青忽稱疾暫起如内久之使人諭孫元規令暫主席行酒少服藥乃出數使勸勞坐客至曉未得退忽有持報者云是夜三鼓青已奪崑崙

寶元中党項犯塞時新募萬勝軍未經戰陣遇寇多北
狄青為將一日盡取萬勝旗付虎翼軍使之出戰寇
望其旗易之全軍徑趨為虎翼所破殆無遺類又青
在涇原嘗以寡當衆度必以奇勝預戒軍中盡捨弓
弩皆執短器令軍中聞鉦一聲則止再聲則嚴陣而
陽却鉦聲止則大呼而突之士卒皆如其教纔遇敵
未接戰遽聲鉦士卒皆止再聲皆却敵兵大笑相謂
曰孰謂狄天使勇鉦聲止忽前突之敵兵大亂相蹂

踐死者不可勝計也又嘗與賊戰大勝追奔數里賊忽壅過山路士卒知其前必遇險皆欲進擊青遽鳴鉦止之賊得引去驗其處果臨深澗將佐皆悔不擊青獨曰不然奔亡之寇忽止而拒我安知非謀軍已大勝殘寇不足利得之無所加萬一失利隳前功矣後平嶺寇儂智高亦不乘危深入青之用兵主勝而已臨利而能戒其過人處也

狄漢臣起行伍累戰功致位樞府既貴或請去其面文

笑不答時特以酒濯面使其文顯仁廟亦喻滅之對曰臣非不能姑欲留以為天下黥卒之勸上由此彌重之

狄武襄為樞密使有狄梁公之後持公畫像及告身十餘道詣青獻之以為青之遠祖青謝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厚酬而還之比之郭崇韜哭汾陽之墓青所得多矣

王德用為定州路總管日訓練士卒久之士殊可用會

契丹有諜者來覘或請捕殺之德用曰吾正欲其以實還告百戰百勝不如不戰勝也明日故大閲士皆踴躍思奮乃陽下令具糗糧聽吾旗鼓所向覘者歸告謂漢兵且大入遂來議和

曹南院瑋知鎮戎軍日年十九嘗出戰小捷賊便引去瑋偵賊去已遠乃緩驅所掠牛羊輜重而還頗失部伍賊聞瑋逐利行遲師又不整返襲之瑋愈緩行得地利處止以待賊衆將至使人謂之曰軍遠來必甚

疲我不欲乘人之怠請休憩士馬少遲決戰賊方若疲甚皆欣然嚴軍敬良久各鼓軍而進大破之徐謂其下曰吾知賊已疲故為貪利以誘之比其復來已行百里矣若乘鋭便戰猶有勝負遠行之人若小憩則足痺不能立人氣亦闌吾以此取之瑋在軍能得人死力平居甚暇及用師出入若神一日張樂飲僚吏中坐失瑋所在明日徐出視事而賊首已擲庭下矣賈同造瑋欲按邊邀與俱同問從兵安在曰已具

既出就騎見甲士三千環列初不聞聲

曹瑋帥秦州當趙德明叛邊庭騷動瑋方與客對弈吏報有叛卒投德明者瑋弈如常至於再三徐顧吏曰此吾所遣後勿復言德明聞殺投者卒遂不復叛

太尉曹南院瑋知渭州日夏人擾邊有智將鞦韆與渭對壘下十餘寨宿兵十餘萬夏人歲遣數百騎精銳覘視兩界曹患鞦韆智勇計欲間之令探騎伺彼巡邊兵來適鞦韆病踰月不能起曹乃於界首設一大

祭賵賻器物照曜原野用祝版云大宋具位曹某昭告於夏國都護某人公累以蠟書約提所部歸我大宋待公之來不期天喪吉人事無終始令百騎守寨下望其兵近即舉火自燒故遺祝文并所用銀器千餘兩悉皆棄而遁歸夏兵盡掠祝版祭器而去後旬日夏人殺鞣䮲其下二十餘帳反側不安率衆内附拓地數百里獲生口數萬牛馬橐駝不可勝計元昊有腹心將號野利王天都王者各統精兵最為毒

害种世衡謀欲去之野利嘗令浪裏賞乞媚娘三人詣世衡乞降世衡知其詐曰與其殺之不若因以為間留使監税出入騎從甚寵有紫山寺僧法崧世衡察其堅朴可用延致門下誘令冠帶因出師以獲賊功白於帥府表授三班階職充指揮使又為力辦其家事凡居室騎從之具無不備崧酗酒狎博無所不為世衡待之愈厚崧既感恩一日世衡忽怒謂崧曰我待汝如子而陰與賊連何相負也械繫數十日極

其楚毒㧐終不怨曰㧐丈夫也公聽奸人言欲見殺

有死耳居半年世衡察其不負為解縛沐浴延入卧

内厚撫謝之曰汝無過聊相試耳欲使為間其苦有

甚於此者汝能為我卒不言否㧐泣允之世衡乃草

遺野利書膏蠟致衲衣間密縫之仍囑之曰此非瀕

死不得泄若泄時當言負恩不能成將軍之事也又

以畫龜一幅棗一部遺野利野利見棗龜度必有書

索之㧐目左右又對無有野利乃封信上元昊元昊

名崧并野利至數百里外詰問遺書崧堅執無書至箠楚極苦終不說又數日私召至其宮乃令人問之曰不速言死矣崧終不說乃命曳出斬之崧乃大號而言曰空死不了將軍事矣吾負將軍吾負將軍其人急追問之崧於是褫衲衣取書進入移刻命崧就館而陰遣愛將假為野利使使世衡世衡疑是元昊使未即相見只令官屬日即館舍勞問問及興州左右則詳至野利所部多不悉適擒生蕃數人世衡令

於隙中密覘之生簫因言使者姓名果元昊使乃引見使者厚遺之世衡度使返崧即還而野利報死矣世衡既殺野利又欲并去天都因設祭境上書祭文於版述二將相結有意本朝悼其垂成而敗其祭文雜紙幣中有賊至急爇之以歸版字不可遽滅賊得之以獻元昊天都亦得罪元昊既失腹心將悔恨無及乃定和議崧復姓為王嵩後官至諸司使至今邊人謂之王和尚

沈存中補筆談亦載此事云世衡厚遣嵩以軍機密事數條與之曰可以此藉手臨行解所服絮袍贈之曰邊地苦寒以此為别至彼須萬計求見遇乞即野利王非此人無以得其心腹嵩如所教閒關求通遇邏者覺而疑之執於有司數日或發袍領中得世衡與遇乞書詞甚欵密嵩初不知領中書元昊苦之備至終不言情元昊因疑遇乞殺之遷嵩於北境亡歸事稍異據筆談則領中書并嵩不知

崧膽纔壯似更奇東軒筆録載所與書云只候信回得報當如期舉兵入界惟盡以一箱人馬為内應償複元昊當以靖難軍節使西平王奉償云云

宋守約為殿帥自入夏日輪軍校十數輩捕蟬不使得聞聲有鳴於前者皆重笞之人頗不堪神宗一日以問守約曰然上以為過守約曰臣豈不知此非理但軍中以號令為先臣幸遭承平總兵殿陛無所信其號令故寓之捕蟬耳蟬鳴固難禁而臣能使必去若陛下誤令守一障庶幾或可使人帝以為然

守約開封人神宗以禁旅驕惰為簡練之法屯營可併者并之守約率先推行約束嚴峻或言其持軍太急帝密戒之對曰臣為陛下明紀律不忍使恩出於臣而怨歸於上帝喜

雄州北門外民居極稠而甕城甚窄刺史李允則欲展之而嫌於南北通好恐疑生事門外有東嶽祠允則出白金為大香爐及他供器導以鼓吹居人争獻金帛故不設備為盜所竊乃大出募賞所在張榜捕賊

甚急久之不獲遂聲言盜自北至移文北界興版築以護神祠不踰旬而就遼人不以為怪既浚濠起月堤歲修禊事台界河戰棹為競渡縱北人遊觀而不知其陰習水戰也州北舊多陷馬坑城下起樓為斥堠望十里自罷兵後人莫敢登允則曰南北既講和安用此為命徹樓塞坑為諸軍蔬圃浚井疏洫列畦隴築短垣縱横其中植以荆棘而其地益阻隘因治坊巷徙浮屠北原上州民旦夕登望三十里下令安

撫司所治境有隙地悉種榆久之榆滿塞下顧謂僚佐曰此步兵之地不利騎戰豈獨資屋材耶

元豐間劉舜卿知雄州蕃諜夜竊其關鎖去吏密以聞舜卿亦不問但使易其門鍵大之後數日蕃諜送盜者并以鎖至舜卿曰吾未嘗亡鎖命加於門則大數寸蕃大慚沮盜者亦得罪

王子醇帥熙河日西戎欲入寇先使人覘虛實邏者得之其衣緣中獲一書盡記人馬芻糧之數官屬皆欲

支解以狗子醇判杖背二十刺面番賊決訖放歸六字縱之是時適有戍兵步騎甚衆芻糧亦富敵人得諜書知有備其謀遂寢

建炎中興張韓劉岳為將人自為法當時有張家軍韓家軍之語四帥之中韓岳兵尤精常時於軍中角其勇健者另為之籍每旗頭押隊闕於所籍中又角其勇力出衆者為之將副有闕則於諸隊旗頭押隊内取之别置親隨軍謂之背嵬悉於四等人内角其優

者補之一入背嵬諸軍統制而下與之抗禮犒賞異常勇健無比凡有堅敵遣背嵬軍無有不破者燕北人呼酒缾為嵬大將之酒缾必令親信人負之行道中見人有負罍者則指曰此背嵬也故諸帥用以名軍嵬即罍北人語訛故云

岳武穆征羣盜過廬陵託宿廛市質明為主人汛掃門宇洗滌盆盎而去郡守供帳餞别於郊師行將絕謂未得通問大將軍何在殿者對曰已雜偏裨去矣

韓忠武在鎮江一日抵晚令帳前提轄王權至金山仍戒不得用船渡懇給浮環偕一卒至西津遂泅以渡登岸寺僧叵測疑為鬼神詰得其詳以手加額因指適所歷處皆鼉鼉穴曰官既不死他日必貴權後果建節

蘄王每名軍佐飲巨觥無算不設果肴王權一日竊懐一蘿蔔蘄王見之大怒曰小子如此口饞俾趨前以手按額痛不可忍隨成痕腫既乃復與之

飲

紹興末陸務觀謁陳魯公康伯留飯未食而楊郡王存中來白事魯公留陸便坐見之時存中方不為朝論所與陸年少意亦輕之趨幕後聽其言㑹語及邉事存中曰士大夫多謂當列兵守淮北因圖進取中原萬一不能支即守大江未晚此説非也士唯氣全乃能堅守若俟其敗北則士氣已喪非特不可守淮兼亦不能守江矣今據大江之險以老彼師自有可勝

之理若我師克捷士氣已倍彼奔潰不暇然後徐進而北圖復中原其間曲折尚多兵豈易言哉陸不覺太息曰老將要是所長因退以語朝士多不解也陳康伯字長卿弋陽人封魯國公謚文正配享孝宗廟廷

曲端字平甫鎮戎軍人知書善屬文作字奇掉長於兵畧屢戰有聲張浚宣撫川陜以為都統制知渭州與吴玠皆有重名陜西人為之語曰有文有武是曲大有謀有勇是吴大婁室寇邠州曰端屢戰皆捷至白

店原撤離唱乗高望師懼而號泣金人目之為啼哭郎君其為敵所畏如此既而浚欲大舉未測其意先使張彬往覘之端曰兵法先較彼已今敵可勝止婁宿孤軍然將士輕鋭不減前日我不過止合五路兵耳然將士無以大異於前兼敵之入寇因糧於我我常為客彼常為主今當反之按兵據險時出偏師以擾其耕彼不得耕必將取糧於河東是我為主彼為客不一二年間必自困斃可一舉而滅也萬一輕舉

後憂方大彬以其言復命浚不恱端既與浚異趣時王庶為宣撫司參謀與端有隙吴玠亦憾端屢交譖之浚入其說於是徙端恭州置獄命其讐武臣康隨為提刑鞠治端既赴逮知必死仰天長吁指其所乘戰馬鐵象云天不欲復中原乎惜哉泣數行下左右皆泣初至獄即進械坐之鐵籠熾火逼之渴甚求飲與之酒九竅流血而死年四十一時建炎四年八月也陝西軍士皆流涕悵恨多叛去者浚尋得罪詔追

復端職制曰頃失意於權臣卒下獄而譴死思莫追於三宥人將贖以百身其後金歸河南之月又詔謚壯愍制曰屬委任之非人致刑誅之横被興言及此流涕何追端為涇原都統日有叔為偏將戰敗誅之既乃發喪祭之以文曰嗚呼斬副將者涇原都統制也祭叔者姪曲端也尚饗一軍畏服其紀律極嚴魏公嘗按視端軍端執檛以軍禮見傍無一人公異之謂欲點視端以所部五軍籍進公命點其一則於庭

開籠縱一鴿以往而所點之軍隨至張為愕然既而欲盡觀於是悉縱五鴿則五軍頃刻而集戈甲煥爍旗幟精明魏公雖面奬而心實忌之浚自興州移司閬州端嘗作詩曰不向關中圖事業却來江上泛扁舟其重得罪以此端在蜀日又詩云破碎江山不足論何時重到渭南邨一聲長嘯東風裏多少未歸人斷魂亦可見其志也而國史本傳乃曰曲端之死時論或以為寃然觀其狠愎自用輕視其上縱使得志終

亦難御況動違節制未有功之可言予此雖史臣委曲為魏公庇然失其實矣信如所言則秦檜之殺岳飛亦不為過或又比之孔明斬馬謖直筆之難也惜哉淳熙間髙廟配享洪景盧舉此為魏公罪迄不得

侑食

信菴先生開閫維揚時偶入教場取芟草二卒所帶便袋題姓名懸梁間越兩月忽俾緝捕呼至亟命釋縛飲以大白時回易庫納息錢二百袋一袋萬瓶楮也

俾各負一袋環行三匝曰能益乎曰能曰汝等健兒當力戰取富貴用乂袋中錢小篋僅藏三十二楮豈不辱國呼盧百萬大丈夫事也且各負兩袋去用用盡再來取高沙凱還人困馬疲恍道傍假山令諸軍隨意負歸衆怒多棄於半途其餘至者秤石輕重售以銀而棄石於野其鼓舞駕馭有賞從木傲點布罵趙將之風趙葵字南仲衡山人方次子封冀國公謚忠靖稱信菴先生

元人鄧弼身長七尺目有紫稜開合閃閃如電能以力

雄人鄰牛方鬭不可穈拳其脊折仆地市門石鼓十人舁弗能舉兩手持之以行泰定末德王執法西御史臺造書數千言袖謁之閽不為通鄧曰若不知關中有鄧伯翊耶連擊踣數人聲聞於王命入歷問其能顧左右曰姑試之問所須曰鐵鎧良馬各一雌雄劒二王即命給與陰戒善槊者五十人馳馬出東門外然後遣彌往王自臨觀彌至衆槊並進彌虎吼而奔人辟易五十步面目無色已而烟塵漲天但見雙

劍飛舞雲霧中連斬馬首墮地血涔涔滴王撫髀驩曰壯士壯士命酌酒勞𢈔由是名振一時王薦之於朝會丞相與王有惉格不行𢈔環視四體嘆曰天生一具銅筋鐵骨不使立功萬里外乃槁死牖下命也遂入王屋山為道士

宋稗類鈔卷二